联合国 S/PV.8541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四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五四一次会议

2019年6月10日星期一上午10时30分举行

纽约

主席：	奥泰比先生	（科威特）
	比利时	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先生
	中国	吴海涛先生
	科特迪瓦	阿多姆先生
	多米尼加共和国	辛格·魏辛格先生
	赤道几内亚	梅莱·科利法夫人
	法国	盖冈夫人
	德国	舒尔茨先生
	印度尼西亚	查尼先生
	秘鲁	梅萨-夸德拉先生
	波兰	弗罗内茨卡女士
	俄罗斯联邦	波利扬斯基先生
	南非	马特基拉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希基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科恩先生

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号、第1199（1998）号、第1203（1998）号、第1239（1999）号和第1244（1999）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S/2019/461)

19-16755 (C)





请回收



上午10时3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号、第1199（1998）号、第1203（1998）号、第1239（1999）号和第1244（1999）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S/2019/461）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塞尔维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者参加本次会议：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以及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兼联合国法律顾问若昂·米格尔·费雷拉 ·德塞尔帕·苏亚雷斯先生。

塔宁先生正在普里什蒂纳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芙罗拉·奇塔库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9/461，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我现在请塔宁先生发言。

塔宁先生（以英语发言）：正如安全理事会面前的报告（S/2019/461）所详细反映的那样，科索沃局势以及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局势又一次处在了脆弱关头。今天的会议恰逢一个重要的周年纪念日。自安全理事会上次为应对这场冲突而通过一项全面决议（第1244（1999）号决议）以来，已经过去了20年。在这20年里，科索沃、该区域和世界显然都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进展，发生了变化。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再次进行思考。这场冲突的当事方之间没有开展真正和必要的接触，在此情况下局势不仅仍然脆弱，而且有可能会倒退。过去经常发生局势倒退。自2018年秋季以来，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没有进行过有效接触。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日常争端和挑衅上，但这些并非致使恢复谈判的努力受挫的唯一因素。

普里什蒂纳仍未取消去年11月对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货物征收的100%的进口关税，尽管国际社会几乎一致呼吁取消这一关税。贝尔格莱德的立场是，取消进口关税是在欧洲联盟推动的形式下恢复谈判的最低条件。普里什蒂纳的领导人也提出了公开条件，但声音并不总是一致；虽然普里什蒂纳已经成立谈判小组，但其全部职责还有待澄清。种种乱象一言以蔽之就是：多种不一致的公开信号阻碍了旨在确保双方充分参与单一或决定性进程的所有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各方领导人必须履行职责，避免这一复杂局势发生严重升级。真诚参与、不加威胁、不下最后通牒，是为恢复和继续政治对话重新创造条件所必须的。我希望所有参与方能够共同努力，确保各方利用计划于7月在巴黎举行的会议重新讨论实质性问题，特别是直接影响人民生活和社区的问题。更积极地接触广大利益攸关方、表示承诺促进希望获得更好机会的民众的利益、以及社会各阶层有意义和平等参与，是实现某种政治进程的必要因素。但不幸的是，在我们过去这段时间里所观察到的努力中，似乎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因素。

正式报告所述期间段结束以来的一个重大事态发展是，在科索沃北部四个科索沃塞族占多数的城市组织了选举。这些城市的市长为回应普里什蒂纳提高对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货物的进口税之举而辞职，此后科索沃总统于5月19日举行了一次特别选

举。选举和平进行。据科索沃中央选举委员会称，选举结果是，已经掌握相关市镇权力的塞族名单党候选人获得了90%以上的选票，大获全胜。监督选举进程的一些外交代表强调了科索沃塞族竞选和政治参与受限的问题。

5月28日上午，科索沃警察根据普里什蒂纳初级法院签发的逮捕令，针对走私和有组织犯罪嫌疑人开展了一项主要集中在北部城镇的特别行动。这次行动中逮捕了包括当地官员在内的一些嫌疑人。嫌疑人和科索沃警察在行动过程中受伤。在这次行动中，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派驻北部城市祖宾波托克的两名工作人员，包括一名国际征聘人员和一名当地征聘人员，在不同事件中被捕和受伤。联合国有责任客观查明其工作人员何以遭遇这些情况，我们已经完全按照联合国惯例以及迅速查明事实的迫切需要以系统方式开展这项工作。鉴于公共舆论出现了大量未经核实的信息和猜测认识到这一点对安理会成员来说尤其重要。

今天，我谨正式表达另外几点相关意见。

首先，我们工作人员在逮捕和拘留方面的相关豁免权未能得到遵守。联合国财产也遭到了不当搜查和扣押，违反了所有相关法律和本组织的豁免权。

第二，尽管我们提出了要求，并且我们与普里什蒂纳当局之间的工作关系通常富有成效，但目前的局势是，当局几乎没有与联合国分享关于我们工作人员被捕和受伤的相关或事实证据。与此同时，科索沃当局在媒体以及给联合国会员国的信函中发表声明，其中所载的信息证据基础不足，与我们迄今的大部分理解相违背，并且回避了对客观调查至关重要的事项。

第三，在我们的国际工作人员被转移到科索沃境外接受所需治疗的第二天，他被公开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当时我也同时收到了普里什蒂纳当局同样内容的来文。正如已经强调指出的那样，不受欢迎的人的原则不适用于联合国人员，或就其而言不适用。

第四，我感到震惊的是，这两名工作人员在被警察逮捕时显然遭受了过度武力和虐待，导致受伤，需要住院治疗。这个问题将是我们已启动调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些事件中，我不得不一再呼吁立即释放联合国工作人员，并且尊重他们的权利和豁免权。假如当局尊重了科索沃特派团人员的豁免权，并以更直接和及时的方式与特派团沟通，这一切原本没有必要。不过，我们仍然希望，随着我们努力澄清5月28日的确切情况，来自普里什蒂纳当局最高一级的沟通将得到改善。

我还要明确指出，我们的特派团完全支持普里什蒂纳各机构作出各种努力，打击有组织犯罪网络和消除公共腐败。正如我在5月28日的公开声明中所强调的那样，这场斗争也必须在国际法治和人权原则框架内进行，联合国，最重要的是安理会，是这些原则的捍卫者。

尽管发生了诸如5月28日所发生的这样的事件，但科索沃特派团继续把其努力和资源重点放在科索沃和该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目标上。只有得到安理会的直接支持，我们才能有效开展这项工作。

在内部，我持续不断审查我们特派团的优先事项，我还将需要安理会的支持，从而确保我们继续以最高效和最适当的方式发挥作用。我们的做法以秘书长的预防议程为指导，具体体现在特派团把重点放在建立各族群间信任上。在这方面，我们与所有行为体密切合作，它们正在作出真诚努力，把环境从冲突得到遏制转变为和平和进步。

通过与联合国科索沃工作队及实地我们的其它国际伙伴合作，我们继续增强建立信任行为体的能力，包括在语言权利和更广泛的人权、青年赋权、性别平等、司法和族群间对话等领域。我们遵循在2018年5月联合国科索沃建立信任论坛期间制定的路线图，利用科索沃的公共空间来强调科索沃领导人

表明的和解优先事项。我们正在推动的辩论的宗旨就是解决公众关切的最敏感领域，包括政治决策进程、宗教容忍，增强年轻一代的权能以应对战胜过去的艰巨挑战，并确保下一代有一个更加公正与和平的未来。

我们正努力寻求实现与科索沃各机构直接接触的目标，以便帮助实施人权倡议和立法。失踪人员问题工作组于5月24日在普里什蒂纳举行了会议，共同商定了若干非常实际的步骤，以求披露处理仍未解决案件所需的进一步信息，尽管这条消息基本上被同一时间框架的新闻报道淹没。该小组很快将提交一份报告，报告记载了自2004年以来采取的行动，在此期间完成了3300多起案件的身份确认。

我们始终寻求创新渠道，与我们的所有合作伙伴一道增进信任。我们希望，双方的机构将继续与我们一道努力。由科索沃特派团和儿童基金会共同组织，第三届联合国青年大会得到了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的重要参与，为科索沃各地青年就参与他们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提出了具体建议。通过与欧洲联盟（欧盟）合作，在普里什蒂纳举行了“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全球开放日”活动，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强妇女的融入和参与，包括参与最高级别政治进程。

我还愿借此机会，欢迎对为支持阿什卡利人、埃及人和罗姆人族群而设立的信托基金提供的初步捐款。秘书长已促请提供更多捐助，这些资金对充分满足这些弱势群体的需求至关重要。

科索沃特派团将继续与我们的国际伙伴，特别是欧盟和驻科索沃部队，并与许多双边行为体密切合作，它们正在投入资源，促进科索沃的稳定、族群和解和经济发展。我们的国际伙伴在科索沃和该地区投入了大量资源，各方已表示希望进一步融入欧洲联盟。因此，我呼吁各方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以便实现关系正常化目标，并且不仅使区域享有更持久的稳定，而且越来越繁荣。

最后，我谨代表科索沃特派团全体工作人员感谢安理会的支持，并再次保证，我们将继续执行安理会赋予我们的和平与安全授权任务。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塔宁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德塞尔帕·苏亚雷斯先生发言。

德塞尔帕·苏亚雷斯先生（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想简要介绍一下驻科索沃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豁免法律制度，因为这是了解对5月28日事件所作总体反应及其后续行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适用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及其驻科索沃人员的豁免制度载于2000年8月18日科索沃特派团关于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和科索沃特派团及其驻科索沃人员的地位、特权和豁免权的第2000/47号条例之中。相关条款是第3.3节和第3.4节，并与第5节一同解读。

根据科索沃特派团第2000/47号条例第3.3节，包括本地聘用人员在内的科索沃特派团人员，在科索沃官方身份发表的口头言论和所实施的一切行为均应豁免于法律程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职能豁免。根据科索沃特派团同一条例第5节，这种特定豁免在特派团任务期限结束后或人员不再受雇于科索沃特派团后继续有效。

科索沃特派团第2000/47号条例第3.4节进一步规定，科索沃特派团人员应免受任何形式的逮捕或拘留，如果他们被错误拘留，应立即移交科索沃特派团当局。

请允许我强调，科索沃特派团人员在科索沃享有的法律程序豁免是为了科索沃特派团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本身的利益。重要的是，如果秘书长认为豁免权会妨碍司法进程，并且可以放弃豁免权而不损害科索沃特派团的利益，他有权、也有义务放弃科索沃特派团人员的豁免权。科索沃特派团第2000/47号条例第6.1节对此都有明确说明。

很容易理解，为了使我刚才概述的豁免和程序有效，地方当局在对科索沃特派团人员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之前，应首先向秘书长——在这种情况下是向他的特别代表塔宁先生——通报有关人员行为的事实和情况，并在可以充分具体地确定豁免是否适用于这些行为时进行通报。塔宁先生然后将通知该当局豁免是否适用，如果不适用，则可以对科索沃特派团人员采取法律行动。

设立科索沃特派团的第1244（1999）号决议仍然有效，科索沃特派团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赋予它的权力建立的法律框架继续适用，尽管今天的情况已经非常不同。这包括科索沃特派团关于驻科索沃部队和科索沃特派团及其驻科索沃人员的地位、特权和豁免的第2000/47号条例。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议会通过独立宣言后，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报告了这一新情况，并指出

> “在安理会提供指示之前，联合国将继续以如下理解为基础进行运作：第 1244 （1999）号决议仍然有效，而且科索沃特派团将继续根据不断演变的情况执行其任务。”（S/2008/354，第4段）。

自此以来，秘书长一直保持地位中立的立场。这指的是科索沃特派团根据当前情况继续运作，以及以不意味着承认任何国家地位的方式与科索沃当局进行建设性接触。这种方法将继续得到遵循。

正如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指出的那样，科索沃特派团两名工作人员于5月28日在科索沃北部的一次警察行动中被逮捕和拘留。他们后来被解除拘禁获释。国际征聘工作人员Mikhail Krasnoshchekov先生是科索沃特派团驻Zubin Potok办事处主任，是俄罗斯国民，他于5月28日获释。Dejan Dimovic先生是科索沃塞族人，是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驻Zubin Potok办事处的方案助理，他于5月29日获释。逮捕和拘留Krasnoshchekov先生和Dimovic先生不符合科索沃特派团第2000/47号条例所规定他们作为科索沃特派团人员的特权和豁免。

根据我们迄今所知的事实，我们的理解是，Krasnoshchekov先生和Dimovic先生被捕时，都在执行监督科索沃北部警察行动的公务。正如塔宁先生指出的那样——我必须说，我们和他一样感到震惊，令人严重关切的是，两名工作人员在被捕时显然遭到殴打和虐待。两人获释后都需要医疗护理。5月30日，Krasnoshchekov先生被移送到贝尔格莱德一家医院，他仍在那里住院。Dimovic先生于5月30日在科索沃住院，6月3日出院。

联合国安全和安保部按照发生所有此类事件的规定，进行了内部调查，以收集关于逮捕和拘留Krasnoshchekov先生和Dimovic先生的所有现有信息，并调查科索沃当局对他们行为的指控。我们的理解是，两名工作人员仍有可能面临科索沃的刑事法律程序。关于Krasnoshchekov先生，科索沃特派团收到米特罗维察市首席检察官提出要求放弃豁免权的请求，尽管文件中没有正确地指称他的名字，但我们认为这与他有关。这项请求是针对共同实施“妨碍公务人员执行公务”和“参与人群实施刑事犯罪和流氓行为”的指控提出的。我的办公室正在研究这项请求。

关于Dimovic先生，科索沃特派团没有收到要求放弃其豁免权的请求。我们所知道的是，他被控“妨碍公务人员履行公务”，5月29日与五名同案被告一起在米特罗维察初级法院Zubin Potok分院出庭。这次庭审是审议检察官提出继续拘留他以及拘留与他一起被传讯的其他五人的请求。科索沃特派团获得并向联合国总部转交了这些程序的简要翻译。根据该文件，我们了解到，5月29日决定释放Dimovic先生及其五名共同被告的原因是缺乏足够证据证实对所指控的刑事犯罪的合理怀疑。Dimovic先生出庭时有私人律师作为其代理人，并由一名科索沃特派团工作人员陪同。据我们了解，释放同案被告的决定仍有待检方上诉。上诉定于6月10日这一周审理。

联合国内部彻底调查的结果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相关事实，这将有助于本组织考虑下一步措施，包括根据科索沃特派团关于驻科索沃部队和科索沃

特派团及其在科索沃人员的地位、特权和豁免的第2000/47号条例采取的措施。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谨指出，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注意到科索沃特派团于5月31日收到正式通知，宣布Krasnoshchekov先生在科索沃不受欢迎。正如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在给科索沃当局的一份非常明确的声明中所指出，以及副发言人在6月3日中午通报时也指出的那样，不受欢迎的人这一概念不适用于联合国人员，科索沃特派团第2000/47号条例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对科索沃特派团人员的任何关切都应该向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提出，以便科索沃特派团能够根据其地位、特权和豁免来处理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我谨强调，本组织非常认真地对待对联合国整个组织人员不当行为的指控，并在必要时迅速采取行动。

我们继续需要科索沃当局给予最充分的合作，以便利联合国开展调查，从而使秘书长能够根据我概述的法律框架确定下一步措施。

我感谢安理会及其成员给我机会作这次通报。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德塞尔帕·苏亚雷斯先生的通报。

我谨提请发言者注意第507号主席说明（S/2017/507）第22段，它鼓励安理会会议所有与会者按照安全理事会关于更有效利用公开会议的承诺，发言不超过5分钟。

我现在请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发言。

达契奇先生（塞尔维亚）（以塞尔维亚语发言；口译由代表团提供）：我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和特别代表塔宁努力执行第1244（1999）号决议规定的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任务。

近两年来，我们一直在安全理事会争论是否应该每年举行两次、三次或四次会议。然而在这段时间里，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局势越来越糟。遗憾的是，当前局势清楚地表明，减少会议次数的决定是不成熟的。然而，我确实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处理完程序性问题，可以开始处理核心问题，确保我们的会议富有成效。尽管有些人声称，我们的审议往往充满对抗，不具建设性，但安理会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局势的审议是一个重要契机，以便就实地局势以及我们在科索沃面临的关键政治和安全挑战——无论这些挑战有多困难，尽管我们的立场显然不同——向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提供定期、透明的意见。

首先，我要再次呼吁通过和平手段和妥协，开展对话并解决长达数十年的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我希望整个安理会都赞同这一点，并愿意大声、明确地指出成功对话所需的要素。我们需要两个国家合理、明智地行事，愿意谈判，然后执行所达成的协议。在欧洲联盟主持的布鲁塞尔谈判中，对话的一方从一开始就这样做。遗憾的是，另一方却没有。

上周，我们听到普里什蒂纳说，它不打算执行六年前商定的协议的任何部分，包括建立塞族市镇共同体。哈希姆·萨奇的声明使我们感到纳闷：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做些什么？因为如果已经达成、签署并保证一项协议，包括通过欧洲联盟，但是普里什蒂纳六年来却没有执行，并最终断然拒绝了该协议，我们不得不问，对话到底有没有进行过。被欺骗的不止是塞尔维亚。整个国际社会都曾鼓励我们继续对话。面对普里什蒂纳不断推诿执行任何协议，我们被要求保持耐心。这也严重损害了欧洲联盟的信誉，因为欧洲联盟是《布鲁塞尔协定》的签署方，因此是其执行的保证方。

我谨再次提醒安理会，2013年8月，作为时任塞尔维亚总理，我与哈希姆·萨奇和凯瑟琳·阿什顿一起签署了被称为《布鲁塞尔协定》的《指导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协定》。签署前的谈判对塞尔维亚来说非常困难，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伙伴，我国履行了其所承

担的所有义务。我们签署该协定纯粹是因为它保证建立一个塞族市镇共同体。

然而，普里什蒂纳的代表毫不含糊地表示，他们不会执行商定的内容。他们对自己的待遇不满，于是威胁欧洲联盟，说要考虑与阿尔巴尼亚统一，还要吞并塞尔维亚南部的其他三个市镇。还能认为普里什蒂纳是我们应该继续与之谈判的严肃、负责任的谈判方吗？现在谁能让我们相信，在今后这一进程中，它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行事？我们还听到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发出一连串关于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可能统一的威胁信息。然而，这些信息没有得到理会和回应，并被粉饰为微不足道的事情。

两周前，在科索沃北部和梅托希亚开展了一项所谓的“反腐败和打击有组织犯罪行动”。科索沃的特别警察部队——区域行动支助部队——逮捕了30多人。塞尔维亚支持在科索沃境内打击有组织犯罪，但使用长枪和过度武力，再加上随后的电视直播场面，表明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目标——恐吓仍留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当时部署了70多辆战车，塞族人遭到毒打，而阿族人被捕时则没有遭到任何武力措施。如果这一不可接受的行为没有受到包括安理会在内各方的广泛谴责，它就将达到了目的，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将继续受到威胁和恐吓。

《布鲁塞尔协定》签署后，我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与凯瑟琳·阿什顿、哈希姆·萨奇及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一同出席了一场会议。会上商定，如果不首先满足两个条件——通知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并告知科索沃北部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代表——任何科索沃安全部队都不会进入北部。但这次两个条件都没有得到满足。此外，两名联合国人员尽管没有试图抵抗，也没有配备武器，但也遭到残暴对待并被逮捕。我同特别代表塔宁谈过这件事，他正式告诉我，他们实际上是在那里工作。米哈伊尔·克拉斯诺什科夫遭到殴打和非法逮捕，随后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这违反了联合国相关公约。连身在科索沃的该联合国特派团成员也不安全。如果特派团人员不称普里什蒂纳的心，就会遭到任意攻击并被宣布为不受欢迎，我们怎么能指望特派团执行任务？接下来会是什么——驱逐整个特派团？而且，不知羞耻的普里什蒂纳现在提出要与秘书长就科索沃特派团今后驻留科索沃北部事宜进行谈判。我要指出，特派团的任务授权由安理会决定，并且是由第1244（1999）号决议确定的。

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过去数周、数月的事态发展显然证明，国际社会应该更加警惕，并投入更多努力，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国际组织应该更加积极。我们最近看到一些安全理事会成员呼吁对科索沃特派团的任务授权进行所谓的“战略审查”，呼吁缩编甚至撤出该特派团。然而，在这个时候，连考虑在这方面作出任何改变都很难，更不用说采取相关行动了。我们当然都知道，我们今天离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实现不再需要安理会关注的稳定安全局势还有多远。实地局势恶化的风险可能会证明代价高昂，鉴于近期的事态发展，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险。遗憾的是，普里什蒂纳当局对关于此事的讨论充耳不闻。他们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殴打和驱逐特派团成员来减少特派团人数。

正是在20年前的这一天，北约未经安理会任何决定非法轰炸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侵略行动结束了。我们都知道这一先例对国际关系和过去20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产生的负面影响。然而，我必须要借这个场合提及无数平民受害者及其悲惨命运，以及塞尔维亚在78天贫铀轰炸中遭受的蹂躏。我想缅怀1999年6月10日战争结束后，在联合国特派团和驻科部队到达后，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死亡的666名受害者。

在666名受害者中，562名是塞族人，而8134次袭击中有7391次是针对塞族人的。20年后，我们可以肯定的唯一一件事是，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冲突以及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轰炸的主要受害者是无辜平民，他们要么被杀害，要么被驱逐，无论他们是塞族人、阿族人还是其他族裔。尽管在这一问题上

的立场存在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各方都犯下了罪行，而且各方也都有受害者。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不能让受害者活过来，但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确保这些错误不会重演。因此，重要的是，谴责所有罪行，哀悼所有受害者，排除战争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走上妥协与可持续解决的道路，同时实现持久和解以及经济和政治稳定。

二十年前，安理会通过了第1244（1999）号决议。我将努力描述其条款与实地事实相吻合的方式，因为吻合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该决议和科索沃特派团的有效性和相关性、以及我们面前的任务。在起草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国际存在的任务时，该决议序言部分第十段重申：

> “全体会员国根据《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规定，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以及该区域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

然而，许多人针对这一条款小题大做，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少数族裔——阿族少数族裔，其母国是阿尔巴尼亚——试图脱离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将其领土的一部分分离出去。

除其他外，安全理事会在该决议附件2第5段中呼吁 “建立……临时行政当局……以确保科索沃所有居民有正常和平生活的条件”。该决议第9（c）段也呼吁建立“安全的环境，使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能够安全地回返家园”。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努力，一些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确实已经返回。但只有1.9%的塞族人永久返回，而其中20万人离开家园已长达20年，他们不太可能很快回家。我们都知道原因。如果他们年复一年地受到有组织的棍棒和石头袭击，甚至在基督教的神圣日子他们前来悼念其死去的亲人时也这样，那他们还能指望什么呢？

已记录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侵犯人权行为的情况仍在继续，我们不能一一列举。这不是我们今天审议的主题，但美国国务院在其2018年关于科索沃人权状况的报告中指出，

> “针对科索沃塞族人的安全事件持续存在。在今年头七个月中，发生了100多起事件，涉及盗窃、闯入、口头骚扰、以及破坏科索沃塞族人和塞尔维亚东正教的财产。……少数族裔……在就业、教育、社会服务、语言使用、行动自由、（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的权利、以及其他基本权利方面，面临不同程度的体制和社会歧视。”

残酷的事实是，20年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多族裔几乎变成了单一族裔。请允许我再次提请安理会注意一些事实。1999年以前塞族人居住在427个城镇和村庄里，现在只剩116个。换而言之，在过去20年中，以前塞族人居住的311个居住区现在已遭受族裔清洗——也就是说，现在居住的完全是阿族人。如果不是族裔清洗，那又是什么？这是指控对阿族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谎言的赤裸裸证据。毕竟，今天居住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阿族人比1999年以前还要多，同时超过20万名塞族人被驱逐，其311个居住区已遭受族裔清洗。这些是科索沃人口普查的官方数字。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1999年普里什蒂纳有4万多名塞族人。今天还不到100人。1999年，有1万多名塞族人生活在普里兹伦，在沙皇杜尚统治下的十四世纪，那是塞尔维亚的首都——顺便说一句，我就出生在这个城镇，但今天只剩下23人。令人遗憾、而且让塞族人感到非常悲伤的是，这些是确切的数字。

第1244（1999）号决议第11（i）段和第14段呼吁 “维持治安” 并“要求有关各方 …… 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充分合作。” 我们确实认为，应当将所有犯下罪行者绳之以法，我们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然而，法庭的结果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国际正义的全部力量被用来起诉塞族人，他们付出了个人代价和政治代价，而另一方受到审判和惩处的象征性少数人很快就被释放，其中一些人今天正在普里什蒂纳的权力走廊上行走。美国驻普里什蒂纳大使菲利普·科斯奈特在最近一次表态中，对任命不合格的人担任科索沃政府高级职位，包括因战

争罪被定罪的人、因严重罪行或涉嫌严重滥用职权而正在被起诉者担任公职深表关切。

我们依然希望正义是可以实现的。专门分庭和专门检察官办公室最近开始工作，工作量很大。在接受调查的人当中，有些人涉嫌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包括绑架和杀害塞族人以及他们认为不忠的阿族人，以获取他们的器官。马蒂报告中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点。我们希望相信，尽管时间已经过去，证据被销毁，证人及其家属受到恐吓，甚至受保护的证人遭到残害，但罪犯仍将被绳之以法。

第1244（1999）号决议指出，国际军事存在将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所有居民提供安全。然而，尽管联合国、欧洲联盟和北约发出了警告，但去年12月，普里什蒂纳再次违反该决议，单方面决定设立一个国防部，并开始将科索沃安全部队转变为科索沃军队的进程，采取了威胁科索沃内外安全的危险行动，使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和其他非阿族人的处境进一步恶化。普里什蒂纳过去采取过类似的步骤，令人遗憾的是，国际社会的一些成员没有充分谴责这些步骤。这似乎在普里什蒂纳导致了一种看法，即它可以在某些方面的默许下采取这种单方面行动。因此，应当明确谴责这些单方面的行径。驻科部队必须采取预防性行动，阻止科索沃部队威胁国内和平与安全、可能导致破坏稳定的任何企图。

我谨在本世界组织这一主要机构的平台上警告安理会，根据我们的情报，普里什蒂纳当局正在策划对科索沃北部和梅托希亚发动袭击。这里的每个人都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并在普里什蒂纳的战争机器造成更多人流血之前使其停转。我也要提醒安理会，驻科部队的任务是维护所有人，包括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境内塞族人的和平与安全。我想问安理会是否愿意这样做，因为我确信它能够做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

显然，由于普里什蒂纳没有执行并公然违反该决议，延长科索沃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对许多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人的命运至关重要。塞尔维亚坚信，特派团必须继续充分参与处理所有与贯彻落实其目标和目的相关的问题，范围不减，任务不变。否则就会向生活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发出他们不能留在祖传土地上的信息，并向流离失所者发出不欢迎他们返回的信息，这一信息正符合普里什蒂纳的意图和目标。如果允许这样做，就相当于国际社会、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承认它们无能为力，无法落实它们为维护和平和创造有利于和平解决冲突的环境而作出的决定。我们希望并且认为情况并非如此，科索沃特派团将继续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全面运作。

塞尔维亚已尽一切努力使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局势正常化，并且我们坚信，谈判是解决所有未决问题的唯一道路。然而，如果只有我们致力于通过对话或建设性办法来达成解决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的可持续妥协方案，此刻还不足以让谈判继续下去。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我们没有可进行认真负责的对话的伙伴方，但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双方都面对着恢复谈判的呼吁。这意味着双方都要为谈判陷入僵局负责，尽管责任仅在于普里什蒂纳。如果对方不排除障碍，而是尽其所能制造新的障碍，我们怎么能谈判呢？

11月，普里什蒂纳由于未当选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并因为13个国家撤销了对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承认而感到沮丧，对来自塞尔维亚中部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货物征收了100%的关税，这一措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前所未见的。六个月后，面对几乎所有国际行为体的谴责和收回这一无谓决定的呼吁，普里什蒂纳无意这样做。它不仅对这些呼吁不屑一顾，还不断挑衅并采取单方面行动，因此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认为，普里什蒂纳正在采取系统性步骤，消除对话的可能性。否则我们该如何理解其3月份通过的所谓对话平台？该平台声称，对话的唯一目标和结果是塞尔维亚承认科索沃独立。

关于普里什蒂纳和一些安全理事会成员公开抗议13个国家撤销对科索沃的承认的行为，并指控塞尔维亚的活动正在破坏对话，我要提醒安理会，自布鲁塞尔对话开始以来，在普里什蒂纳的大力游说和一些安全理事会成员施加压力之后，23个国家承认了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的独立。此外，出生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阿尔巴尼亚欧洲和外交事务部长Gent Cakaj称，阿尔巴尼亚已经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为科索沃获得更多国家承认和加入国际组织进行游说。

我参加安理会会议已经七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一些安理会成员当着我的面大声敦促所有国家承认科索沃并投票赞成接纳科索沃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为什么它们有权提出这些要求，而我们没有？为什么这个问题令普里什蒂纳、地拉那和某些安理会成员感到不安，而塞尔维亚的不满却不被它们放在眼里？显然，安理会认为这很正常。普里什蒂纳还四处抱怨塞尔维亚阻止其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但事实是，去年在迪拜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上，其194个成员中只有75个投票赞成接纳科索沃。普里什蒂纳声称已经承认它的116个国家怎么了？一些安理会成员想让我们相信，小小的塞尔维亚强大到可以影响这么多国际刑警组织成员的决定。

普里什蒂纳当局最近还通过了一项关于塞尔维亚涉嫌在科索沃实施种族灭绝的决议。这种措施相当于玩弄国际法，会加剧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无助于形成和解或对话的气氛。在这方面，关于科索沃议员弗洛拉·布罗温娜所作指控的丑闻也很能说明问题。她在塞尔维亚因为意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而被判刑，但我国释放善意，于2001年将她赦免。她在所谓的科索沃议会向媒体展示了一张照片，以此作为指控塞尔维亚部队强奸一名阿尔巴尼亚妇女的证据，并说该名妇女身份已知，仍然生活在科索沃。根据科索沃而不是贝尔格莱德特别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并基于科索沃法医局的专家分析等证据，该照片被认定是假的。普里什蒂纳媒体报道说，这张照片与科索沃无关，而是出自伊拉克，是从互联网上下载的。难道有人真的认为，通过粗暴滥用悲惨状况和提供虚假证据，可以为受害者和幸存者伸张正义吗？布罗温娜女士的冷酷行径深深伤害了受害者及其家人。美国驻普里什蒂纳大使明确表示，科索沃领导人应该帮助受害者康复，而不是利用他们获取政治利益。

就这一敏感问题而言，我希望每个人都充分理解，塞尔维亚谴责一切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并呼吁为所有受害者伸张正义。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一个有文件记录的未加政治化的理性办法，这是保护每一名受害者权利的先决条件。我要重申，受害者人数众多并不会削弱这种暴力对每一名个人造成的可怕影响。然而，篡改数字会破坏司法，导致政治化并减缓和解进程。根据负责核查和确认冲突中性暴力幸存者身份的委员会提供的数据，秘书长报告（S/2019/461）称，已提交982份申请，其中308份已被接受。然而，普里什蒂纳的代表仍在继续谈论2万名阿尔巴尼亚人被强奸的事，就好像没有塞尔维亚人遭到性暴力侵害一样。在这方面，法特米尔·利马伊等人是根据马兹雷库兄弟、阿尔巴尼亚证人及其共犯的证词被起诉的。请允许我冒昧地指出，根据科索沃政府和议会的决定，法特米尔·利马伊在与贝尔格莱德的对话中领导普里什蒂纳谈判小组。

正如我2月份在向安理会发言时所说的那样（见S/PV.8459），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在言辞上胜人一筹。我来这里是为了帮助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人民恢复正常并实现持久和平。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失望。我们必须进行对话并达成妥协。我们的争端不会给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或阿尔巴尼亚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和繁荣。他们不会为塞族人提供安全保障，使他们能够返回家园，归还他们的财产，防止他们遭到人身攻击，也不会允许他们过上和平和有尊严的生活。我们必须勇敢、坚强、包容各方。我们必须确保安理会的决定在实地得到尊重和反映，因为这关系到许多人的状况，并且是我们身份的体

现。不能让这一议题冷却下来或因国际社会面临的其他一些严重政治问题而退居次要位置，因为与普里什蒂纳的说法相反，关于科索沃问题，任何情况都尚未得到解决。

因此，我再次呼吁普里什蒂纳取消无理关税，恢复对话。对话是塞族人民和阿族人民的唯一选择。塞尔维亚愿通过谈判达成持久解决。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希塔库女士发言。

希塔库女士（以英语发言）：20年前的今天，即1999年6月10日，在本会议厅，今天各位代表的前任坐在这个议席上，对第1244（1999）号决议投了赞成票，并设立了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见S/PV.4011）。科索沃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一天，是安理会为人类挺身而起。我们不会忘记，是盟军阻止塞尔维亚部队对科索沃无辜平民的族裔清洗和暴行。有1万多无辜民众被杀害，约有2万名妇女遭强奸，还有数千人仍然失踪。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100多万难民返回发现自己的家园已化为灰烬时，我们有联合国人员在身边，帮助我们重建家园和生活。

战争创伤不易愈合，它们永远不会真正消失。但是，自由具有复原力。因此，我们缓慢地、但确实地进行了重建。我们相互汲取力量，并抱有希望，因为我们身处不幸，但并不孤单。今天和每一天，我们都记得秘书长驻科索沃首任特别代表塞尔吉奥·比埃拉·德梅洛以及过去二十年间在科索沃履职的所有联合国男女人员。

过去二十年间在科索沃取得了许多成就，联合国有许多可引以为豪的地方。这可能是一项艰辛费力而又平淡无奇的任务，但本组织的贡献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联合国帮助建立欧洲最年轻的民主国家，并手把手协助我们完成诸多过渡。尽管挑战源源不断而且规模不小，但本组织在最关键时候总是支持我们。经历所有起起落落，联合国始终是我们依靠的柱石。是秘书长特使、睿智的马尔蒂·阿赫蒂萨里总统经多年谈判之后提议科索沃宣布独立，这样说是完全恰当的。正如国际法院所确认——容我补充，根据塞尔维亚的请求所确认——的那样，科索沃宣布独立完全是在其权利范围内行事的，并未违反任何国际法。

请允许我明确以下一点：科索沃的独立不是分离主义运动的产物。正如各位成员都非常清楚地了解的那样，科索沃的独立是非殖民化的产物。不过，2019年科索沃情况与20年前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最初成立时迥然不同。科索沃不再处于危机状态。我国已取得巨大进展，并且正日益融入国际社会。这多亏联合国的努力。联合国与欧洲联盟和北约一道促进科索沃和该区域的安全和稳定。

虽然我们深切感谢科索沃特派团在我国解放头十年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我们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让它继续驻留我们欣欣向荣的共和国。科索沃特派团不是一个行政特派团，因为科索沃是自治的。科索沃特派团不是一个维和特派团，因为科索沃执法机制和驻科索沃部队保障我国人民的安全。本会议厅内有谁能够完全诚实地告诉我今天科索沃特派团在科索沃的工作到底是什么？鉴于此时此刻有如此多的问题困扰着世界各地的人民，我确信本机构用于科索沃的资源可以更好地用于其它地方。

在我们反思科索沃过去二十年所取得的进展时，我想强调一个特别因素，那就是科索沃警察。科索沃警察是一个按照最高专业与廉正标准运作的组织。事实证明，它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是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的全球努力中的可信伙伴，与国际执法机制合作遏制危险阴谋。5月28日，科索沃警察成功开展了一次大规模行动，旨在横跨科索沃共和国若干城镇打击有组织犯罪。该行动是在2018年4月开始的长达一个月调查之后开展的，查处了参与滥用公职、走私、贿赂和非法贸易等行为的若干犯罪团伙。

根据科索沃共和国专门检察官办公室作为该调查的一部分收集到的证据，普里什蒂纳初级法院批准了突袭嫌疑人所使用一系列房舍的请求。这些目标位于祖宾波托克、莱波萨维奇、武什特尔里、米特罗维察市、斯肯德拉伊和德雷纳斯。根据该法院的请求，并在专门检察官办公室的指导下，科索沃警察突袭了12处房舍，逮捕了19名科索沃警察雇员和9名平民，其逮捕令早已签发，但一直未执行。被捕的嫌疑人都是科索沃公民，包括11名科索沃塞族人、4名科索沃阿族人和4名科索沃波族人。该团伙由一个警察局的一名指挥官、三名中士和七名警员组成。他们此后皆被停职。

科索沃警察在横跨各城镇执行其行动计划时未遇到任何阻力，但有一个重大例外。在祖宾波托克，警察遇到武装抵抗和枪击，并被暴力团伙设置的大型路障拦住。在该阶段行动中，科索沃警察逮捕了7名积极参与设置路障和阻碍行动的平民。

其中有一位名叫米哈伊尔·克拉斯诺晓科夫的俄罗斯籍联合国外交官。克拉斯诺晓科先生使用联合国官方车辆和科索沃特派团的车牌设立路障，唯一目的就是阻止科索沃警察执行任务。科索沃警察发现证据证明，克拉斯诺晓科夫先生使用联合国车辆将电锯运送到事发地。这把电锯被用来砍伐树木，树又被扔在高速公路上，不让科索沃警察通过祖宾波托克。克拉斯诺晓科夫先生将联合国车辆放在树前，以加强路障。

他说，他明白科索沃警察要求他离开事发地。他拒绝合作或提供身份证明。克拉斯诺晓科先生一再拒绝遵守警方的要求并继续企图妨碍他们的行动，科索沃警察这才将此人拘留。克拉斯诺晓科夫先生随后被押送到他被关押的警察局，并接受了治疗，然而才被送往医疗机构。我收到了他就医的米特罗维察医院的报告，报告称他并无大碍，这与我们今天在此听到的情况完全不同。又过了几天，科索沃当局决定拒绝克拉斯诺晓科夫先生进入我国。应克拉斯诺晓科夫先生的要求，他已获释并被送到贝尔格莱德。

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存在——驻科索沃部队——证实，上述突袭是完全由科索沃警察执行的一项行动的一部分，并通知了所有相关当局。在努力清除用来阻碍这一行动的路障时，三名科索沃警察受伤。尽管存在障碍，我们的警察仍得以完成任务。

我必须承认，这些事件让我们科索沃人对贝尔格莱德和世界各地某些国家就这一非常成功的行动发表喋喋不休的言论感到震惊。尽管有人企图将该行动说成是根本动机为族裔动机的行动，但行动的唯一目的是打击多个族裔精心协同实施的犯罪行为。警察的唯一目的就是确保科索沃人民的安全，保护他们免受给日常生活造成严重扰乱的帮派和犯罪团伙的伤害。

在过去二十年中，科索沃接待了无数的联合国外交官。他们是我们的朋友、老师和家人。科索沃特派团没有工作人员在科索沃受过伤害。他们从未成为威胁、暴力或任何袭击的目标。听到有人说科索沃警方或政府故意将科索沃境内的联合国雇员作为目标，这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科索沃的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克拉斯诺晓科夫先生阻挠科索沃执法工作系自愿行为，直白地说，也就是他心甘情愿地成为盾牌，保护试图对正在开展的警察行动加以阻挠的犯罪团伙。此外，科索沃特派团驻北部城镇的工作人员收到了警告，即建议其当天在家工作的指示。 这一事件闻所未闻，与克拉斯诺晓科夫先生的任务或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的任务无关。

我想知道，我们当中要是有人——拥有完全外交豁免权的大使和联合国外交人员——试图阻止在纽约、莫斯科或柏林或其他任何地方正在实施的警察行动，情况又会怎样。科索沃政府及其机构完全遵守关于派驻我国的外交官地位的所有国际立法，并在尊重外交人员特权方面遵守所有现行标准。接受了实地安保高级培训——这是每一名派驻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的强制性培训——的联合国国际公务员，怎么就突然用起联合国发给他的公车在科索沃设置路障了？这实在让我们感到惊讶。我们

是否可以认为，联合国在科索沃的任务范围已扩大到积极参与妨碍当地执法机关以及阻止其履行宪法授权？

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的一名成员造成我们警察面临生命危险。鉴于这一事件令人不安，科索沃共和国的机构要求联合国调查这一前所未有的危险行为。从我们今天在此听到的发言来看，我们感觉贝尔格莱德当局感到法律和秩序碍事。他们想要的是混乱和恐惧大行其道。叫嚣战争是他们愚弄我们公民和维持控制的首选工具。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切，包括诋毁人格和企图真搞暗杀等等不一而足。请允许我提醒安全理事会，暗杀奥利弗·伊万诺维奇先生的主要嫌疑人偏偏就安全藏身于塞尔维亚。

我们还听到安理会谈到对话。科索沃希望进行对话，但我们不希望进行有条件的对话。将对话与科索沃问题挂钩的正是塞尔维亚。我们还听到有人说科索沃没有执行协议。科索沃执行了每一项协议。《结盟协定》没有得到执行的唯一原因是科索沃当地塞族人被贝尔格莱德控制，并被告知放弃加入科索沃的机构，他们本应参加工作组起草结盟章程的工作，就更不要提能源、学校文凭等方面协议未得到执行了。

对科索沃当地塞族人施加压力的只有一个政府，那就是贝尔格莱德政府。就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看到一名科索沃议会议员、一名副部长和一名塞族科索沃政府官员被塞尔维亚政府拘留。他们唯一的罪行是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愿行动。

塞尔维亚政府和国家机器采用的中世纪思维模式和现代宣传手段相结合，对和平构成威胁。我必须指出，他们正在进行把科索沃人民非人化的运动，把我们描绘成天生低人一等、不如人类，类似野蛮人的人。这种行为固然卑鄙，但不幸的是，对我来说并不是新鲜事儿。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生过此类行径，那些日子我记得很清楚。但是，这种情况出现也有好几百年了。

1913年，塞尔维亚前总理弗拉丹·乔尔杰维奇把阿尔巴尼亚人描述为嗜血动物，他们无知到无法分辨糖和雪。他宣称，直到十九世纪，阿尔巴尼亚人当中似乎还有长尾巴的人。今天，一个多世纪后，还是如此，我们听到塞尔维亚官员满口仇恨言辞，继续进行同样毫无根据的种族主义指控，试图改写历史。

请允许我稍微离题一下。科索沃议会议员芙罗拉·布罗维纳的所作所为在科索沃受到一致谴责。我是谴责者之一。但是，与塞尔维亚不同，我们的媒体和司法机构不会成为政治同谋。是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司法机构指出照片是假的，但这不能抹去真相。是美国的卫生组织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进行了调查，并得出了科索沃被强奸妇女的人数。这不是我给出的人数。就在几个月前，就在这个会议厅里，塞尔维亚总统厚颜无耻地向安理会公开呼吁，要求有人驯服这些人（见S/PV.8427）。驯服他们，他说：驯服他们。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总理在提及科索沃人民时公开说，这些人实际上刚刚走出丛林。

我很想听到他们向科索沃的男男女女重复这些丧尽天良的话，他们在艺术、体育和创新方面的成就每天都让我们感到自豪。让他们在烈士家属面前说出他们的刻薄话，这些烈士为保护他们的亲人免受塞尔维亚侵略付出了生命代价。让他们暴露自己的真正动机。让他们暴露出自己的极度恐惧，即恐惧民主武器——话语和思想——在国外说的话和在国内激发的思想。科索沃人民不会被驯服。我们不会屈从，也不会再被塞尔维亚统治。

我们希望，这个会议厅将不会在趾高气扬宣扬种族仇恨的人面前感到羞愧和不安。科索沃共和国在寻求和平与正义的过程中肯定永远不会动摇。无论前景看起来多么暗淡，我们都打算战斗。我们将用我们思想的力量和信念的勇气去战斗，因为这个目标确实足够重要，值得我们去作奉献。

总有一天，我们有专业精神的机构将配得上我们诚信的媒体、我们成功的艺术家和运动员们、我们坚强的妇女和我们百折不挠的民间社会。到那一天，我们将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共和国——一个独立、有主权、融入国际社会并与包括塞尔维亚在内邻国和平相处的共和国。

我们的邀请仍然有效。请来看一看科索沃，安理会可以亲眼目睹它取得的进展。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各位将能够看到我们引以为豪的美丽山峰，因为正如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名言所说：登山是真正的运动；其他一切都只是游戏而已。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吴海涛先生（中国）：我感谢秘书长科索沃问题特别代表塔宁先生、苏亚雷斯副秘书长的通报，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达契奇先生出席会议并发言，我也听取了齐塔库女士的发言。

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是解决科索沃问题的重要法律基础。中方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我们主张，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内，由当事方通过对话达成彼此均可接受的方案，是解决科索沃问题的最佳途径。

中方尊重塞尔维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理解塞方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合理关切，赞赏塞尔维亚为寻求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所作的努力。

科索沃各民族实现包容和解、和谐共处，符合各族民众的根本利益和发展需要。中方希望有关各方将人民福祉放在首位，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复杂、升级的言行，为科索沃问题妥善解决积累条件，共同维护巴尔干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当前形势下，安理会应保持对科索沃问题的关注，鼓励双方开展真诚对话，以推动科索沃问题的妥善解决。中方支持塔宁特别代表领导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履职，与各方开展建设性合作。

中方对近期联科团人员正常履职受到妨碍表示高度关注和坚决反对。联合国人员的特权、豁免与安全应得到充分尊重。有关各方应为联科团依法履职创造条件。

马特基拉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南非欢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在联合国科索沃工作队和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及秘书长的支持下开展工作，为创造有利于科索沃妥协、和解与稳定的环境发挥重要作用，如同秘书长最近即截至5月14日的报告（S/2019/461）所述。我们也欢迎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德塞尔帕•苏亚雷斯先生提供通报并澄清有关两位驻科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法律问题和意见。我们支持他在该问题上采取公正的法律观点。我们也谨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契奇先生阁下参加会议，并注意到科索沃代表出席会议。

我们谨重申，联合国驻留科索沃，对实现和平与可持续解决，鼓励已持续20年的这一局势所涉各方和利益攸关方相互合作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们对科索沃北部上周的事态发展，包括科索沃警察在执行任务时拘留两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表示遗憾和关切。我们希望这两名工作人员迅速康复，他们受伤，目前正在接受治疗。我们重申确保世界各地所有联合国人员能在安全的环境下按照国际法开展工作的重要性。

南非鼓励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继续努力实现关系正常化，尽管寻求和平、可持续政治解决的努力遇到挑战。我们谨重申在欧洲联盟的主持下，秉持合作与妥协的精神恢复双方间和平谈判的重要性。鉴于恢复双方间谈判继续面临挑战，请允许我就科索沃和平进程简要地谈三点。

首先，双方之间的紧张升级及其在恢复对话的先决条件问题上分歧加剧，可能破坏对话与和解取得成功的任何真正前景。这些因素也加深了分歧和对真诚谈判的政治意愿的猜疑。在这方面，我们敦

促各方避免采取会进一步推迟和平进程的行动，实现关系正常化。

第二，南非赞同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述的观点，即继续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如有关当局、民间社会和双边与国际伙伴接触。和平进程不仅应由政治领导人领导，而且应当听取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当地族群的意见，因为双方代表的都是一个语言、文化、传统和历史多元化的人民。这将发挥重要作用，确保在科索沃建设和平和族群间信任的努力得到积极的支持。

因此，我要谈谈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双方间冲突对妇女和青年的影响大。我们与秘书长一道欢迎联合国与欧洲联盟密切合作在普里什蒂纳努力，在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全球开放日强调妇女参与各级政治和决策进程。正如联合国科索沃发展协调员Ulrika Richardson所述，“性别平等不仅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公正与和平世界的必要基础。”

我们经过慎重考虑还认为，解决冲突局势的性暴力问题必须让幸存者参加，使幸存者能够讲述其经历并提出可能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冲突中的性暴力幸存者积极参与寻找办法，解决普里什蒂纳公报所述的、其所面临的法律、社会和体制挑战。

我们也欢迎年轻人的作用，他们的努力展示了和平进程包容各方的重要性。科索沃青年大会第三届年度会议与联合国科索沃国家工作队合作，确定了增强科索沃各地青年领导能力的方法。这些办法急需落实，可有助于促进长期解决，实现普遍和平。

最后，我们希望妥协精神成为谈判的基础，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和包容性解决方案。

科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我们必须确保明智地使用安理会的时间和资源，用以解决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鉴于上周举行了有关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公开辩论（见S / PV.8539），今天开会老调重谈，用很长的时间重提历史积怨，丝毫无助于解决科索沃问题，只能突出我们强力支持减少安理会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会议次数是明智的。虽然联合国继续在科索沃发挥有益的作用，但这可以通过联合国国家工作队落实。美国希望已经完成原定任务的科索沃特派团有一个明确的逐步退出路径，将其活动转交给一个国家工作队。

我们同秘书长一样，对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紧张加剧表示关切。双方当务之急应缓和紧张，排除障碍，立即恢复对话谈判。对科索沃而言，这意味着停止对塞尔维亚进口物征收关税。对塞尔维亚而言，这意味着避免挑衅性行动和言论，停止反对科索沃国际地位的行动，这种行动与正常化背道而驰。

科索沃独立是现实。双方都需要在各自融入欧洲的道路取得进展，因此需要勇敢的领导和灵活性。科索沃冲突结束二十周年，应该提醒所有人，现在是告别过去，致力于未来持久和平的时候了。在推进融入欧洲与经济增长的必要改革中，加强法治是重中之重。美国支持科索沃打击走私和腐败的合法努力。5月28日，科索沃警察在科索沃各地社区针对腐败官员和其他人员展开行动，逮捕了多个族裔的嫌犯。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科索沃警察遇到路障，遭到枪击，在行动中受伤。阻挠合法的执法行动是不可接受的。两名科索沃特派团人员和一辆科索沃特派团车辆涉嫌参与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我们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如同任何此类行动，必须在行动后展开适当的调查，确定事实。我们理解，调查仍在进行。

停止合法的执法行动，不符合该地区和平与稳定或科索沃各族裔民众的利益。此类事件再次表明双方立即返回对话谈判，达成协议实现正常化的重要性。

希基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和副秘书长今天的通报，感谢特别代表及其团队继续致力于科索沃问题。

自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于1999年获得安全理事会授权以来，科索沃从冲突区发展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意义重大，科索沃特派团在实现这一进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过去20年当地局势的变化，联合王国支持对科索沃特派团进行战略审查，以确保特派团的努力适合当前需求，并应对科索沃仍然面临的挑战。我们继续呼吁科索沃进行必要的改革，使其能够进一步加强法治、善治、和解与安全。

联合王国赞同特别代表对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长期脱离欧洲联盟（欧盟）推动的对话所表达的关切。我们欢迎德国和法国最近为重振这一进程作出努力。在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进展符合两国利益，包括符合两国加入欧盟的愿望。

但是两国政府的挑衅语言和行动为今后的进展带来风险。我们呼吁双方领导人以反映其官方身份并且有分寸和相称的方式作出反应，侧重于达成一项得到内部支持的全面并可持续的协议。双方还必须执行已经达成的所有协议，以便在双方之间建立信任。

我们欢迎秘书长在报告（S/2019/461）中指出与共同边界过境点有关的进展，并呼吁恢复协调，以便全面执行综合边界管理技术议定书。

我们欢迎科索沃特派团和科索沃政府为解决遗留问题所做的重要工作，包括监督流离失所者回返、核实冲突中的性暴力幸存者以及调查失踪人员案件。为所有受害者及其家人伸张正义对于未来的稳定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允许有罪不罚的文化存在。我们呼吁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为现有的国内战争罪法庭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以确审理保待决战争罪案件。

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对科索沃人民和整个欧洲人民产生负面影响。我们欢迎科索沃迄今为解决这一祸害所做的努力，并敦促继续、甚至进一步加强和发展这些努力。5月28日的科索沃警方行动是依法开展的合法行动，逮捕了19名涉嫌参与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警官，其目标针对多个城市的多个族裔。我们遗憾地注意到有人受伤。

我们知道在这次警方行动期间有两名科索沃特派团官员被拘留。必须按照国际法对待履行职责的国际人员，正如他们也必须遵守其任务规定和行为守则一样。在事实没有澄清的情况下，我和安理会其他成员不宜就这一具体事件作进一步评论，我们期待科索沃特派团内部审查的结果，然后再作进一步评论。

联合王国欢迎设立反欺诈单位、提高政党透明度的法律改革取得进展以及最近对几起引人注目腐败案件的定罪。然而，尽管在法治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仍需要更有力、更一致地落实法治和善治架构，这将有助于科索沃融入国际社会。

联合王国将继续支持科索沃努力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繁荣、多族裔的国家，包括通过我们对科索沃特派团的支持。我们强烈敦促科索沃政府和塞尔维亚政府为了两国人民和欧洲的稳定，停止现已不绝于耳的分裂言论，重返欧盟推动的对话。

舒尔茨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德国认为，这是一个讨论前瞻性解决办法的可喜机会。我们感到关切的是，有关方面不应企图利用或滥用安理会重写或重新解释历史。我们应设法提出具体解决办法。

本着这一精神，德国申明致力于欧洲联盟（欧盟）推动的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对话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同样本着这一精神，默克尔总理和马克龙总统于4月29日在柏林主持了一次会议，并将继续努力支持欧盟推动的进程，恢复双方对正常化对话的信任。为此，默克尔总理还于6月6日在柏林接见了科索沃总理拉穆什·哈拉迪纳伊。

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都有加入欧盟的目标，双方都有责任缓和紧张局势并继续对话——“对话”意味着“真正的对话”。通常，这似乎是基于相信这样一个等式，即独白加独白等于对话。这看来确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真正、真诚和诚实的对话。我们希望尽可能通过我们的斡旋支持这样做。双方之间的良好关系符合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人民的利益。

我们呼吁科索沃政府取消对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产品的关税。这些关税违反《中欧自由贸易协定》，明显违背科索沃的区域一体化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大阿尔巴尼亚的愿景适得其反，尤其是当主要政治人物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同样敦促塞尔维亚政府不要采取有损谈判氛围的行动，例如，游说其他国家撤回对科索沃的承认。双方都需要缓和言辞，更清楚地向各自的支持者说明为什么全面和可持续的协议符合双方的利益。这一协议给两国和该地区带来的稳定显然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我们的立场众所周知。我们仍然相信，按族裔划分改变边界无助于这样一种解决办法。

请允许我略述5月28日的警方行动。我要说明我们对这次行动的总体看法。科索沃完全有权根据法治坚决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我们欢迎在科索沃全境打击犯罪活动的努力。这些努力不应仅限于北方，而应包括北方。同时，必须严格按照国际法对待国际人员。我们期待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人员5月28日遭遇的情况进行迅速彻底的调查。

请允许我说，总体而言，给予联合国官员豁免权非常重要。几周前，我们在涉及利比亚问题专家小组一名专家的另一个案例中讨论了该问题。那次讨论非常重要，在这里同样重要的是，联合国人员在每一个案中的豁免权都应得到尊重。显然，我这样说并没有对正在进行的调查预断任何结果。

关于对科索沃特派团进行战略审查，我们以前说过，我们认为现在是进行这种审查的时候了。自科索沃特派团1999年首次获得授权以来，科索沃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认为特派团需要适应这一新现实。特派团的运作环境发生了变化，现在是时候了，应将科索沃特派团的许多任务逐步移交给科索沃机构或者接替科索沃特派团最初角色的其他国际机构。

在结束发言之前，请允许我举两个例子，说明我们与合作伙伴一道，努力在实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通过支持切实补充有助于达成全面和可持续协议的倡议的具体措施，建设可持续和平。

我想举的第一个例子是，我们支持科索沃根据第2467（2019）号决议，采取并实施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办法，处理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S/2019/461）中所提到，亚希亚加基金会、德国大使馆和联合国科索沃小组于3月8日组织了一次关于该主题的会议，会议通过了以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为重点的普里什蒂纳公报。

最后，我要引用另一个实际例子，说明更密切的区域合作的必要性和好处。我们与法国伙伴一起，发起了一项更好地控制小武器的倡议－在该地区获得这些武器过于随便。上周，六个国家在萨拉热窝举行会议以评估局势，该区域各国所取得的进展和对该倡议的承诺使我们感到鼓舞。

盖冈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我也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扎希尔·塔宁先生和联合国法律顾问米格尔•德塞尔帕•苏亚雷斯先生的通报。我还要感谢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契奇先生和科索沃驻美国大使奇塔库女士的发言。

关于工作方法，这适用于所有安理会会议，我要指出一项多次重复的要求，即通报者的发言以15分钟为限。

在科索沃冲突结束和部署北约军事力量科索沃部队的二十年之后，科索沃生活在和平中。由于族群间仍存在诸多紧张关系，这种和平固然是脆弱的，但它应该促使我们加倍努力，以实现那里人

民的愿望。本着这一目标的精神，我想简要强调三点。

首先，我赞扬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在继续成功促进科索沃的安全、稳定和人权方面的作用。法国意识到西巴尔干持续的维稳挑战，最近通过了一项国家战略，以加强对该区域可持续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加强法制的支持。该战略在法国发展机构的参与下制定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措施。它考虑了安全领域的若干行动，包括打击小武器和轻武器贩运的法德倡议；而且在司法和国防领域呼吁加强合作。然而，虽然我们必须支持西巴尔干的稳定，但主要责任首先在于该地区各国－正如北马其顿和希腊通过历史性的普雷斯帕协定所展示的那样。我再次对此表示欢迎。

我现在谈谈我的第二点－自11月以来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令人遗憾地缺乏对话，以及双方之间的高度紧张局势，这是不可持续的。正如德国代表刚刚提到的那样，这种僵局解释了共和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做法，即邀请科索沃、塞尔维亚、该地区各国和欧洲联盟参加于4月29日在柏林举行的首脑会议。难点在于说服双方恢复对话。正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为了恢复真正的对话，正如舒尔茨先生刚才解释的那样，各方都必须避免采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言语或措施。在这方面，我重申我们的要求，即解除或者至少暂停科索沃政府对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产品征收的100％关税。

多位发言者已经提到了5月28日的科索沃警察行动，我也将简要地谈一谈。法国自然支持在充分尊重法治的情况下打击科索沃的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我们希望其得到巩固。然而鉴于当地情况，特别是在该国北部，这种行动必须是有度的。此外，正如法律顾问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强调尊重1946年《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所界定的所有联合国人员，包括科索沃特派团人员的特权和豁免权的重要性。我们将仔细审查科索沃特派团内部调查的结果。

最后，我想强调欧洲联盟在西巴尔干地区的作用。我们认为，该地区的稳定首先是欧洲的问题。因此，欧洲联盟正在主导一个调解进程，一旦双方准备重启对话，这一进程将恢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在欧洲联盟的推动下，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在2010年初缔结了多项技术协定。现在的挑战是双方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面协议。

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在欧洲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缔结这样一项协定。此外，还有许多加强法治的改革，这是欧洲项目的核心。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欧洲前景的主要责任在于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只有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关系完全正常化才能实现其在欧洲的未来－这是一个共同的未来。我们鼓励达契奇第一副总理和奇塔库大使为此加倍努力。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指靠法国的兄弟般的支持。

查尼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印度尼西亚要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扎希尔·塔宁先生和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米格尔·德塞尔帕·苏亚雷斯先生关于科索沃最近局势的通报。我还要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来到纽约。

我们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S/2019/461），并谨与其他人一道对最近的实地局势表示深切关注。今天，我想提请安理会注意三点。

首先，印度尼西亚呼吁停止该地区的政治敌对。我们重申，第1244（1999）号决议呼吁所有各方为解决政治冲突进行和平对话。各方务必避免挑衅和政治敌对，它既不具有建设性，也无助于创造有利于对话的环境。指责和煽动性言论只能是伤口撒盐。最终，各方必须充分致力于和平手段，开展对话和谈判。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开展对话的良好意愿－我们需要诚意来建立信任，而不是挑衅和

贸易战。各方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并破坏正常化努力的行动，包括征收进口关税。

第二，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印度尼西亚政府维护塞尔维亚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三，我要再次重申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重要作用。印度尼西亚非常赞赏科索沃特派团多头并进，通过各种论坛、会议和建立信任项目与基层社区接触。我们还欢迎科索沃特派团支持青年参与决策进程和跨社区对话。年轻人就是未来。我们必须信任年轻一代，同时保持积极的态度，撇开政治或族裔利益。我们也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所解释的，建立信任的工作。关于关键问题、跨社区接触、宗教包容计划、语言、性别平等和人权计划的公议辩论肯定有助于更密切的接触。

尽管科索沃特派团在这一领域和许多其他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我们对科索沃特派团的一些工作人员遭到科索沃北部当局逮捕和伤害深感痛心，正如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和副秘书长德塞尔帕•苏亚雷斯所说。这些行动显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国际职员的豁免权。

我们同秘书长一样，关注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也同他一样重视在欧洲联盟主持下不再拖延地恢复各方对话，让团结回到该地区－正如许多人今天上午所说的那样。自从上次在欧洲联盟主持下双方举行会议以来，已经是好几个月了，太久了。显然，唯有实现和解才能保持和平；唯有双方一起坐到谈判桌前，并始终以信任、信心和诚意开展政治对话，才能实现和解。

我们对使用煽动性言论和说辞感到遗憾，包括在本会议厅里使用这类言辞，这种做法肯定于事无补。迫切需要并希望为所涉民族找到持久和平。我赞同以下观点：我们大家必须找到一种解决办法，避免进一步发表无助于创造一个有利环境的言论。

梅莱·科利法夫人（赤道几内亚）（*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以及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兼联合国法律顾问米格尔•德塞尔帕·苏亚雷斯先生翔实通报最近几个月在科索沃取得的进展。我还感谢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和科索沃驻美国大使芙罗拉·奇塔库女士所作的发言。

赤道几内亚对5月28日在科索沃北部发生的事件表示关切并予以谴责，在事件发生时，有两名联合国人员遭科索沃警察拘留。我们赞同塔宁先生的说法，他强调各方必须致力于尊重法律原则和所有人的尊严，必须同联合国进行建设性合作，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以保持实地的平静与安全。

秘书长的报告（S/2019/461）和塔宁先生的通报表明，科索沃地区的局势仍然令人担忧。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毫无进展，而各方的煽动性言论和挑衅行动正在对实地局势产生不良影响，妨碍为重启各方之间富有的成果对话而采取的各项举措。

在我们上一次通报科索沃情况时（见S/PV.8459），安理会有若干成员就提高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产品进口关税的决定将对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实现正常对话产生的影响表达了我们的关切。秘书长的报告表明，这一决定正在导致各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并破坏为了就科索沃问题达成最终协议而作出的外交努力。

我们同样感到关切的是，在报告所述期间，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没有举行会谈。为此，我们提醒各方，确保科索沃的安全和稳定需要双方致力于开展对话。因此我们鼓励它们继续努力，以期实现实地稳定并郑重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

我们还希望强调指出，在报告所述期间也取得了某些重大进展。在这方面，我们欣见为打击腐

败而采取新措施，在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方面取得进展，还为各项举措提供支助，以利于整个地区的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以及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科索沃特派团和联合国工作队帮助下，为促进各方之间的对话和信任而在实地实施了其他项目。

基于这些理由，我们呼吁各方加紧作出承诺和努力，为开展建设性对话创造有利条件，从而有利于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恢复关系。这将表明他们致力于改善和保护法治并维护科索沃各地族群之间的良好信任关系，从而促进科索沃的发展、和平与安全。

最后，我们认为，各方应当继续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在第1244（1999）号决议和现有协定的框架内行事，以便它们能够通过对话，找到令人人受益的持久及和平的解决办法。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再次重申，我们尊重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赞赏它继续努力促成一种包容、和平的政治解决方案来解决这一局势。我们鼓励科索沃特派团继续实现其目标和优先事项，在科索沃促进安全、稳定和尊重人权。我们还赞扬它向科索沃各族群及所有区域和国际行为体提供支助。

阿多姆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我也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以及联合国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米格尔•德塞尔帕·苏亚雷斯先生富有启发性的通报。我还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以及科索沃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出席本次会议。

科特迪瓦关切地注意到，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对话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种对话应当为最终解决科索沃问题铺平道路，并促成两国和解。因此，我们感到担忧的是，长期紧张局势正在进一步加剧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之间的不信任气氛，甚至可能促使两国乃至整个巴尔干地区的社会政治与安全局势恶化。因此我国呼吁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双方尤其是在欧洲联盟主持下负责任地秉诚努力，维护通过对话取得的成果。对此，我们认为，迫切需要解决进口关税和联合国官员的豁免权问题。

维护甚至加强目前的稳定必须成为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它必须证明联合国和其他机构行为体为实现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局势正常化而付出的不懈努力具有合理性。因此，我国满意地注意到，2019年7月，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总统和哈希姆·萨奇总统在巴黎表达了继续开展这一关键对话的愿望。

科特迪瓦深信，只要双方决心秉诚参加对话以达成有胆识的折衷办法来保障其人民和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争端中的障碍无论有多复杂，都不是无法克服的。

我们赞扬欧洲联盟所作的调解努力，并认为它应继续在这一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鉴于这特别涉及为使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而进行的预防性外交努力。

关于全面执行《布鲁塞尔协定》，我国借此机会重申赞赏科索沃特派团人员为支持科索沃政府所做的出色工作。我们还重申完全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先生出色的个人承诺。科索沃特派团的支持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真正促进各族群之间和解的努力，这是恢复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和平共处的先决条件。为此目的，值得注意并承认为促进两族学习阿尔巴尼亚语和塞尔维亚语以及举行第三届科索沃青年大会而采取的主动行动。针对妇女和青年等各种其他倡议也值得赞扬。

科特迪瓦还鼓励科索沃当局继续努力巩固法治，打击腐败和有罪不罚现象。同样，我们欢迎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所作的杰出贡献，该特派团自2008年以来一直帮助在该国建立透明、民主的多族裔机构。

正如刚刚摆脱特别暴力冲突-如1990年代震撼巴尔干地区的冲突-的人民和国家的记忆一样，消除深重的伤痕和分歧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而塞尔维

亚和科索沃之间的关系恰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这两个主权实体必须同意维持睦邻关系，特别是应为两国之间以及整个巴尔干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以确保其各自人民的幸福。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多米尼加共和国代表发言。

辛格·魏辛格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召开今天的会议。

我们感谢塔宁先生及其团队所做的值得赞扬的工作。我们还感谢若昂 •米格尔•德塞尔帕•苏亚雷斯先生、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契奇先生以及奇塔库大使今天出席会议。

多米尼加共和国关切地注意到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持续紧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必须履行在《布鲁塞尔协定》中和为执行第1244（1999）号决议所作的承诺。我们敦促双方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努力恢复谈判，使双方关系正常化。我们还敦促在欧洲联盟的主持下继续进行这些谈判，欧洲联盟作为调解人，继续在这一进程中发挥根本作用。我们承认联合国主要通过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在支持和平和加强实地机构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我们同秘书长一道呼吁各方不要发表可能阻碍继续对话的煽动性言论和挑衅行动。多米尼加共和国鼓励科索沃和塞族领导人采取行动，支持正在进行的进程，因为加快谈判需要有决定性的政治意愿。这包括不采取可能减缓履行承诺进展的单方面措施。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继续提高对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产品的关税不仅阻碍贸易，而且损害和平谈判。

我们赞扬4月29日在西巴尔干领导人首脑会议的框架内由德国和法国在柏林召开的会议。令人感到鼓舞的是，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在那次会议上商定，它们打算在执行现有协定方面取得进展，并建设性地参与目前形式的关系正常化进程。我们注意到并支持7月初在巴黎举行另一次会议的倡议。

我们强调必须作出努力，将社会各阶层纳入目前的政治进程。在这方面，我们赞扬科索沃特派团与妇女署和欧洲联盟合作，根据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为促进妇女进一步参与和增强妇女权能而采取的举措和举办的活动。我们还欢迎开展各种活动，促进青年参与建立信任和促进和平运动之中。在这方面，我们祝贺科索沃特派团和儿童基金会在科索沃特派团青年、和平与安全战略的框架内，于4月举行了第三届科索沃青年大会。我们还要强调联合国团队、特别代表和所有各方共同努力，提供支持，使青年人参与决策进程、族群间对话倡议以及促进政治和社会和解。

多米尼加共和国认识到在科索沃实现公正司法的积极影响，因为这有效地帮助建立人民对官方机构的信任。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有必要作出努力，建立保障尊重和充分行使公民权利的机制。这意味着司法能够为性别暴力受害者和冲突中的性暴力幸存者提供及时、有效的回应。

关于5月28日两名科索沃特派团雇员在一次警察行动中被拘留的事件，我们希望能够及时澄清事实，查明真相，以便采取相关行动。

我们强调加强科索沃法治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欢迎保证充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行动和规定。我们借此机会赞扬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通过其监测和业务支柱所做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特派团努力促进与行动自由有关的协定，并向专门检察官办公室和专门分庭提供支持。我们欢迎恢复搜寻失踪人员案件，并谴责任何阻挠此类任务的企图。

最后，我们重申支持和赞赏科索沃特派团、驻科索沃部队、欧洲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为在科索沃建立可持续和平所做的工作。

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我们关切地注视科索沃北部最近的事

态发展。我们完全支持有必要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这是科索沃改革议程的一部分。我们重申双方在这些努力中尊重法治的重要性。重要的是，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能够按照其任务规定，在不受限制和完全独立的情况下继续开展工作。

我们等待科索沃特派团内部调查的结果，以澄清5月28日事件。我要感谢法律顾问米格尔·德塞尔帕·苏亚雷斯先生提醒我们关于联合国工作人员豁免权的规则。

不幸的是，这些事态发展揭示了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气氛。重要的是各方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导致紧张局势的行动或发表可能导致紧张局势的声明。在这一方面，我们再次呼吁科索沃当局取消对来自塞尔维亚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产品加征的100％关税。

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未来都在于加入欧洲联盟，并将通过对话予以实现。我们欢迎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领导人在柏林举行会晤，我们呼吁双方抓住7月将在巴黎举行的下一次会晤所提供的机会，以便恢复欧洲联盟主持的对话。我们希望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领导人将表现出必要的政治勇气。

各方必须履行他们在对话中作出的所有承诺，以便创造有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气氛。就关系正常化达成全面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是实现双方争端持久解决和保障区域稳定的唯一途径。这样一项协定也是塞尔维亚和科索沃融入欧洲的条件。

我们鼓励妇女参与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关系正常化进程以及科索沃政治进程。重要的是将妇女纳入决策进程各个阶段，并考虑到她们的需要。妇女的参与对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与和解至关重要。我们欢迎科索沃特派团和妇女署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

自20年前通过第1244（1999）号决议以来，由于国际社会的驻留，科索沃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特别是联合国和科索沃特派团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渴望加入的欧洲联盟也通过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对为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作出贡献。

弗罗内茨卡女士（波兰）（*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和副秘书长德塞尔帕·苏亚雷斯今天的通报。我还要感谢达契奇副总理和奇塔库大使在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

由于这是我们今年将就这一议题举行的三次会议中的第二次会议，且明年仅举行两次会议，请允许我说，我们认为这种会议减少是受人欢迎的，它反映了实地局势稳定，从而使安理会能够把注意力转移到其它地方。

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让我再次呼吁对该特派团进行战略审查。自上次战略审查以来11年过去了，显然需要对该特派团的相对优势进行重新评估。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要表示我们赞赏和支持科索沃部队和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的作用以及其他驻科索沃国际组织为促进安全环境和法治所做的努力。

纵观科索沃的整体情况，请允许我发表以下意见。

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关系正常化。这不仅是释放两国走向欧洲一体化方面的潜力的关键，而且也是实现整个地区稳定的关键。我们强烈敦促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借鉴希腊和北马其顿的经验，两国通过谈判解决了长期存在的争端。我们希望看到有意义地恢复欧洲联盟主持的对话，并呼吁双方表明致力于达成一项关于全面关系正常化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在这一方面，我们鼓励科索沃取消对来自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货物的惩罚性关税，并同样鼓励塞尔维亚停止其旨在破坏科索沃国际地位的行动。我们呼吁双方表现出善意和开放态度。

关于科索沃局势，我们赞扬在改革方法和加强法治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们还赞赏地注意到旨在打击腐败、有组织犯罪及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

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仍有更多工作要做。法律框架的改进需要与政治文化的改变相匹配。政治精英们有责任继续努力营造公正和包容的环境，为所有公民的未来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

最后，我要说，波兰认为科索沃完全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未来，我们随时准备在这项努力中提供协助，并像我们迄今所做的那样分享我们的经验。

梅萨-夸德拉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赞赏召开本次会议以及查希尔•塔宁先生和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兼联合国法律顾问若昂•米格尔•费雷拉•德塞尔帕•苏亚雷斯先生的重要通报。我们还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芙罗拉•奇塔库大使与会。

秘鲁认识到过去11年来在加强科索沃局势方面所取得的重要进展。然而，科索沃的真正进步和繁荣超越政治和经济改革，需要对话与和解机制。在这一方面，我们对如秘书长的报告（S/2019/461）所指出的政治阶层各阶层之间紧张局势严重恶化感到关切，这在不幸的社会事件产生了令人遗憾的影响。要求政治领导人树立优先考虑广大公众利益的榜样，从而为加强信任和睦邻关系作出贡献。

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关系正常化势在必行。为此，我们援引各方对第1244（1999）号决议和《布鲁塞尔协定》的承诺，并呼吁它们以建设性的方式真诚地采取必要步骤，以恢复欧洲联盟主持的对话。

我们还认为，必须尊重和加强法治和机构合法性。因此，我们强调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的工作以及专门分庭在支持这项任务方面的作用。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欢迎正在进行的司法听证会、新刑法生效以及旨在根据法律、人权和国际协定及标准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倡议。在这方面，我们对5月28日发生涉及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一名工作人员的事件感到遗憾，并希望尽快澄清事实。秘鲁重申各国政府有责任尊重联合国官员的豁免权以及这些官员在履行职责时采取公正行动的豁免权。

不过，我们还要承认科索沃特派团与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协调，为促进人权、增强青年权能、性别平等、保护儿童和族群间对话而采取的各项举措。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伴随着充分承认民众的族裔、宗教和文化多样性并为之制定保障措施，包括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境内流离失所者安全和有尊严地回返以及保护历史和文化遗产。

最后，我们再次感谢科索沃特派团、驻科部队、欧洲联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及其他致力于建设科索沃可持续和平共同任务的国际机构所做的工作。

波利扬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并与我们交流他对科索沃局势的严重关切。我们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就科索沃局势作翔实通报。总的来讲，我们赞成他的评估。我们还感谢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兼联合国法律顾问德塞尔帕•苏亚雷斯先生提供的说明。我们也认真听取了弗洛拉·奇塔库女士的发言，但坦率地讲，除了有辱安全理事会会议厅的典型的谎话连篇、含沙射影和煽动仇恨的历史幻想之外，没有什么值得感谢的。这完全不是为她同胞的劫掠行为道歉，老实说，我们很多人都在期待这种道歉。

尽管5月28日在科索沃北部发生的事件没有被列入正在审议的秘书长关于科索沃局势问题的报告（S/2019/461），但我们认为，考虑到科索沃当局所有无耻的公然违法行为，将这件事作为本次会议的重点完全合乎逻辑。科索沃阿族特种部队以打击有组织犯罪这一莫须有借口侵入科索沃北部塞族自治市。结果，28人被捕，其中大部分是塞族警

察。俄罗斯联邦公民和科索沃特派团工作人员米哈伊尔·克拉斯诺什切科夫在执行公务时被殴打和拘留。奇塔库女士刚刚就克拉斯诺什切科夫先生的行为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荒谬的版本，普里什蒂纳方面甚至把他的姓都写错了。声称他显然是为了设置路障而砍伐树木，小心翼翼地使用电锯伐树，站在路障前，然后拒绝提供他是科索沃特派团工作人员的身份证。她自己相信这些废话吗？可以理解正在进行调查，但我有两个问题要问塔宁先生。克拉斯诺什契科夫先生有没有出示他的科索沃特派团工作人员身份证，他有没有被殴打？奇塔库女士刚刚声称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然而，我们有大量照片可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顺便说一下，互联网上有很多证明科索沃特种部队暴行和未受惩罚的行为的视频。我将感谢你的回答。

我谨提醒安理会，在西方参与和支持下，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在对话期间达成一项谅解，即配备长枪的科索沃特别警察部队不会进入塞族人居住的北部地区。这是一个不成文的君子协定。然而，在过去几年里，完全由于科索沃部队的纵容，这种入侵行为一再发生，而安全理事会为科索沃部队规定的任务是确保科索沃的和平与安全。我们认为这些行为是故意、蓄意和有意的挑衅。这种狂热的打击犯罪行为先前并不是普里什蒂纳当局的典型行为，袭击时机的选择也并非偶然。事发前夕，塞尔维亚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在议会发言中表示，他愿意致力于找到解决科索沃问题的折中方案。然而，科索沃阿族当局仍然决定证明他们已经是北部地区的统治者。顺便说一下，就在前一周，塞族政党已在多处市政选举中大胜阿族政党。在法律上控制北部地区的企图失败了，于是他们就转而选择第二种方式，用武力来控制北部。

巴尔干人对1990年代的事情仍然记忆犹新。一句无心的话或手势就足以导致新的流血冲突，并使尚未熄灭的冲突死灰复燃。有必要故意挑起这种局面吗？科索沃的西方支持者几乎完全忽视这种侵略行为，包括对联合国工作人员豁免权的粗暴蓄意侵犯。今天，我们的美国同事甚至无法为捍卫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豁免权说上几句话。与此同时，普里什蒂纳通过奇塔库女士明确表明，它今后不打算尊重联合国的豁免权。这种侵害联合国豁免权的行为可能对本组织及其工作人员造成严重后果。我想我们都完全理解这一点。如果我们现在就让事态这么发展下去，世界其他地区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将来可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到时候再呼吁普遍遵守外交准则为时已晚。

普里什蒂纳发起了一场针对联合国和俄罗斯的宣传运动。它的动机很明确。首先，破坏科索沃特派团的名誉并让它关闭；其次，不惜一切代价，主张其所谓的国家地位。所谓的科索沃外交部已经宣布克拉斯诺什切科夫为不受欢迎的人。正如今天已经有人所强调指出，这一程序不适用于联合国工作人员，各国只能在双边关系中使用。然而，即使是在双边关系中，科索沃人也没有权利采取这样的措施，因为他们没有国际法律主体地位。显然，了解国际法的更细微之处并不是科索沃官员的强项。

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建议我们委托科索沃警方对事件进行调查，而据我们所知，对本次事件负有责任的正是科索沃警方。建议从科索沃非法警察那里寻求真相是一种荒谬的嘲弄，因为他们在殴打联合国工作人员时故意违反所有成文和不成文的规范，然后在科索沃最高当局的支持和参与下开始对事件进行虚假描述。该提议贬低了欧洲联盟在科索沃的作用，并贬低了其所声称的正在帮助确保科索沃法治的申明。

我要指出的是，这不是第一起涉及科索沃特派团俄籍工作人员的挑衅事件。此前，科索沃警方以虚假借口拘留了科索沃特派团的一名俄籍志愿者。而现在，所谓的科索沃外交部正在要求秘书长减少似乎名誉扫地的联合国的存在，并对特派团进行各方讨论得很多的审查。这些都是同一条链中的环节。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一些国家的代表正在采用与秘书处相同的幕后策略，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关于所谓的俄罗斯间谍的捏造故事，在

现实中毫无根据，现在正成为西方的一种潮流。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卑鄙的伎俩。维持和平特派团的授权任务应在安全理事会会议桌上审议，而不是在走廊里重写。

长期以来，西方对普里什蒂纳当局的纵容使之更加胆大妄为，公开违抗其支持者的意愿。由拉穆什•哈拉迪纳伊领导的所谓科索沃阿族政府不断加剧危机，显然不愿举行实质性对话。布鲁塞尔关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呼吁出于某种原因是向双方发出的，这只会增强一方的感觉，认为一切都是允许的，推动它采取极端主义立场，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科索沃在11月对来自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货物征收的100%关税仍然有效，我们认为，所谓的科索沃议会5月16日在同样的背景下通过的关于塞尔维亚种族灭绝的决议，只会煽动两族人民之间的仇恨。这一系列的反塞族行动旨在打破科索沃长期的内部政治僵局，反映了普里什蒂纳各族之间支离破碎的关系，对此，科索沃阿族各政治力量的代表自己也直言不讳。

我们坚持认为，所谓的议会2018年12月14日决定将科索沃安全部队转变为一支完整的军队，这一决定公然违反了第1244（1999）号决议，该决议明确要求科索沃阿族武装团体必须非军事化，只允许国际部队在科索沃领土上驻留。我们要指出，北约在科索沃的邦德斯蒂军事设施的活动缺乏透明度。该基地存在的真正意图是什么？这会不会是以一种偷偷摸摸的方式将科索沃拉入北约？

俄罗斯解决科索沃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支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在第1244（1999）号决议的基础上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可行解决办法。我们认为，强迫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所谓的最后正常化，并将其与任何人为的最后期限联系起来，这种做法具有破坏性。要实现科索沃问题的可持续解决，不仅要得到有关各方的赞同，而且也必须得到安全理事会的赞同，因为这是一个关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除了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在这方面，我们谨提醒安理会，在该框架内就在科索沃建立一个塞族占多数城市共同体达成了一项关键协议，而在过去六年中，科索沃阿族当局一直在破坏这项协议。执行2013年4月19日在布鲁塞尔签署的《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协定》的这一关键内容，是今后进行任何实质性讨论的可能性的一个关键指标。我们要提请秘书处注意认真监测这一局势发展的重要性，正如我所说的事实所表明的那样，这需要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

在今天的会议之后，我们也清楚地看到，那些全然不顾常理和当地不断恶化的局势，坚持减少分配给安全理事会讨论科索沃问题的时间的人，已完全蒙羞。我们的讨论再次申明，如果没有安全理事会的密切关注，科索沃阿族当局最终将完全相信他们可以有罪不罚，有能力为所欲为，这有可能使该地区陷入一场新的血腥冲突，而这既不是安理会成员也不是塞尔维亚及其邻国领导人想要的。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以科威特代表的身份发言。

首先，我感谢查希尔•塔宁先生的通报和费雷罗•德塞尔帕•苏亚雷斯先生对5月28日科索沃北部事件所作的澄清。我还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和科索沃驻美国大使弗洛拉•奇塔库女士，并感谢他们的发言。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这可能影响它们之间恢复富有成效的对话的前景。我们敦促双方不要发表可能阻碍已经取得的进展的煽动性言论和挑衅行动。我们呼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表现出克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平息局势，缓和紧张状况，克服障碍，同时表现出达成一项全面协议所需的政治意愿，以确保为双方恢复对话和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创造有利条件。

我们还关切地注视着科索沃北部、特别是祖宾波多克市的最新事态发展，这些事态发展涉及科索

沃警察执行法院命令，搜查和监测科索沃全境的一些地点，以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这导致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一名工作人员被捕。科索沃政府宣布，这名联合国工作人员现在是不受欢迎的人。在这方面，我们强调必须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尊重联合国人员的外交豁免。我们还强调联合国特派团人员保持中立以及他们对执行任务的承诺的重要性。

欧洲联盟推动的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在布鲁塞尔进行的对话仍然是解决双方所有未决问题的最适当框架。这是达成公正、持久的协商一致解决办法的正确途径。我们还欢迎德国和法国4月召开的柏林首脑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敦促双方恢复对话并执行所有现有协定。

我们欢迎科索沃当局最近采取步骤打击腐败，特别是设立了一个反欺诈部门，以促进对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有效起诉。我们还欢迎科索沃特派团与联合国驻科索沃国家工作队合作，并与地方和国际行为体协作，不断作出努力，执行2018年5月举行的联合国科索沃建立信任论坛的各项建议，以支持在各族群之间建立信任。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努力，敦促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克服分歧，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这将有助于为该区域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奠定基础。

我现在恢复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请塔宁先生答复俄罗斯联邦代表提出的问题。

塔宁先生（*以英语发言*）：在我回答问题之前，请允许我感谢在这个困难时刻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及其工作人员工作表示支持的所有安理会成员。对此我真的非常感激。

第二，我要对德塞尔帕·苏亚雷斯副秘书长与会和请他参加会议的决定表示感谢，在我看来，他参加会议非常重要，因为他介绍了特派团地位从何而来的框架。对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来说，不仅目前情况下，还有其它情况下，研究他谈到的豁免和其它问题将非常有益。

关于俄罗斯联邦代表提出的问题，请允许我重申，在实况调查进程正在进行的时候，我们不会对正在进行的调查的细节发表评论。这是我必须尊重的。不过，我谨向俄罗斯联邦代表和安理会其他成员保证，本次实况调查审查或者说内部调查——无论人们想怎么称呼它——将是全面的，涵盖各个方面。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德国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舒尔茨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我想简单评述一下我们俄罗斯同事所作的发言。我想指出的是，我认为他谈到关于欧洲联盟、北约和支持科索沃的国家以及1998年和1999年冲突历史，他的话是令人遗憾的，特别无益，某种程度是侮辱。我不想有失身份到这种地步，因此将不再详述。

下午1时25分散会。